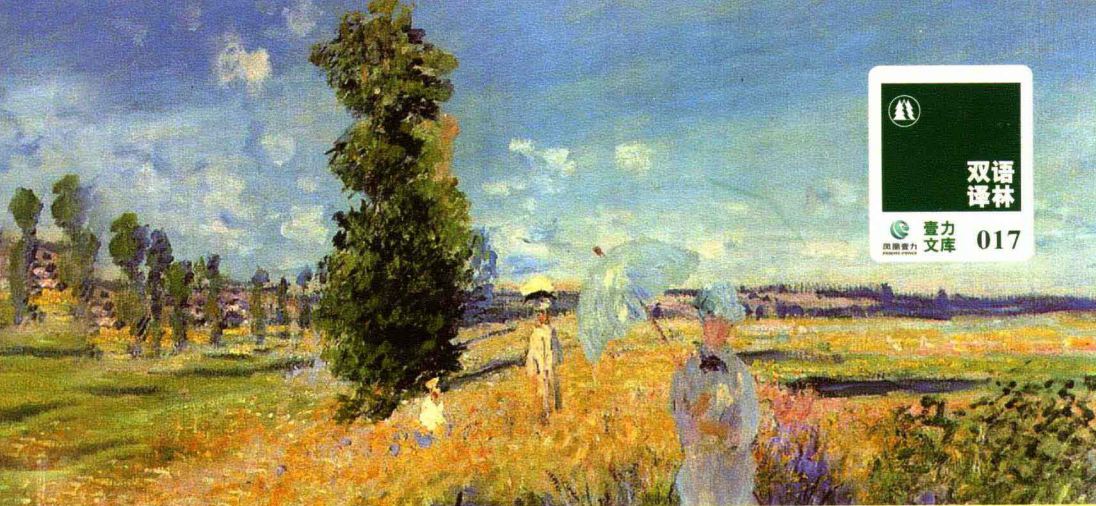




SISTER CARRIE

嘉莉妹妹

美国终于出了一部真正泼辣的小说。——《每日邮报》

Theodore Dreiser

〔美国〕西奥多·德莱塞 著 方华文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017

〔美国〕西奥多·德莱塞 著
方华文 译

嘉莉妹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嘉莉妹妹: 汉英对照 / (美) 德莱塞 (Dreiser, T.)
著; 方华文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9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书名原文: Sister Carrie
ISBN 978-7-5447-2320-6

I. ①嘉… II. ①德… ②方… III. ①英语—汉语—
对照读物②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77485号

书 名 嘉莉妹妹
作 者 [美国] 西奥多·德莱塞
译 者 方华文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刘亚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369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320-6
定 价 42.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命运长河中随波逐流	1
第 二 章	贫困威胁着意志	10
第 三 章	面临深渊，步履维艰	15
第 四 章	想入非非，黄粱一梦	25
第 五 章	不夜之城，醉生梦死	36
第 六 章	工厂佳丽与现代骑士	43
第 七 章	物质诱惑与绝色美人	55
第 八 章	艰难时世，委屈求生	66
第 九 章	事业昌盛，家内风波	73
第 十 章	落魄人遇有情人	80
第十一章	时尚生活，感情漩涡	88
第十二章	激情别移，英雄爱美人	98
第十三章	潜移默化，爱情升级	106
第十四章	权衡利弊，情场周旋	114
第十五章	爱的欢乐，青春的魅力	122
第十六章	偶然机遇，人世之门	133
第十七章	舞台之光，生活之光	142
第十八章	天使登台，有情人捧场	150
第十九章	演员倾情，观者心动	155
第二十章	你来我往，破绽初露	167

第二十一章	暗中幽会，肉欲的冲动·····	175
第二十二章	祸起萧墙，忍无可忍·····	180
第二十三章	旧情侣生新怨·····	190
第二十四章	妻子步步紧逼，丈夫穷途末路·····	201
第二十五章	境遇悲惨，情绪低落·····	205
第二十六章	钱囊羞涩，出门谋生·····	210
第二十七章	孤注一掷，铤而走险·····	220
第二十八章	出逃也，私奔也·····	230
第二十九章	逃亡列车，一叶孤舟·····	240
第三十章	繁华都市，新的人生之旅·····	252
第三十一章	随遇而安，结识新友·····	259
第三十二章	阔绰与寒碜，庸俗与高雅·····	267
第三十三章	每况愈下，生活的阴影·····	280
第三十四章	意志消退，精神沉沦·····	288
第三十五章	日落西山，苦海沉浮·····	296
第三十六章	丧失自尊，雪上加霜·····	306
第三十七章	如梦方醒，另觅生机·····	316
第三十八章	辗转挣扎，职场奔波·····	324
第三十九章	光明与黑暗，谋分道扬镳·····	334
第四十章	一方崛起，一方堕落·····	345
第四十一章	罢工起波澜·····	353
第四十二章	明星演员与谷底落魄人·····	369
第四十三章	大红大紫人与街头流浪汉·····	378
第四十四章	金钱与荣誉，昔日美梦成真·····	386
第四十五章	苦捱日月，苟延残喘·····	396
第四十六章	故人造访，往事如烟·····	410
第四十七章	流浪人命终，幸运女梦醒·····	421

第一章

命运长河中随波逐流

嘉罗琳·米贝登上了下午的那趟开往芝加哥的火车。她的全部行装仅仅包括一只小提箱、一个廉价的仿鳄鱼皮包、一纸盒便餐、一个带着弹簧扣的黄皮钱夹——里面装着她的车票、姐姐在西范布伦街的住址便条以及四块钱的现金。那是一八八九年的八月。她芳龄十八，聪颖、腼腆，心里充满了年轻人天真的幻想。不管她心中有着怎样的依依惜别之情，都绝非是留恋自己所放弃的生活。母亲的吻别令她热泪盈眶；火车轰隆隆驶过父亲白天上班的面粉厂时，她的喉头有点哽咽；故乡那熟悉的绿野从眼前一闪而过，叫她不由伤心地哀叹，把她和少女时代以及故乡轻轻牵连在一起的缕缕柔丝就此中断，再也无法联结在一起。

当然，火车一站站地行驶，要想走回头路随时都可以下车。天天都有火车开往那座大城市，把它与异地紧密连接在一处。即便到了芝加哥，那儿距哥伦比亚市也不算太远。只不过几百英里，几个小时的路程吧！她眼睛望着那张写着姐姐地址的小纸条，想得出了神。她出神地注视着绿色的田野飞闪而过；后来，她把脱缰野马似的思路转到了芝加哥那儿，胡乱揣测着芝加哥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远离家门，不外乎有两种遭遇：不是碰到好人相助，福星高照，就是接受花花世界的道德标准，从此堕落。在当时的环境里，不可能有中间的路可走。城市里处处是奸诈的骗局，其恶劣的影响不低于比它小得多的披着人皮的魔鬼。种种巨大的力量像最有教养的绅士一样，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引人上当。荧荧闪闪的万

家灯火与媚眼秋波有异曲同工之妙。纯朴自然的灵魂，其堕落半数是由超人的力量所导致的。喧嚣的声音、沸腾的生活和鳞次栉比的楼房，以多情的语言呼唤着讶异的心灵。如果没有人在旁边悄声指点迷津，这一切不知会把多少谎言灌入不加防备的人耳中！由于不辨真伪，诸般美景宛如音乐一般，常常会使头脑简单的人放松警惕，削弱他们的意志，使他们走上邪路。

嘉罗琳——家里人亲昵地称她为嘉莉妹妹——思想尚不成熟，缺乏观察力和分析力。她非常看重自己的利益，但自私自利之心却并不强烈，这是她的一大特点。她心中充满青春的幻想，带着发育期尚不惊人的美，生就一副最终将亭亭玉立的身段，眼睛里蕴藏着天生的智慧，这是经两代移民繁衍造就的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少女。她对书本缺乏兴趣，知识对她来说如不解之谜。她天生的魅力仍未经过雕琢，还不会仪态万方地摆动脑袋，两只手几乎也同样不懂得优雅。她的脚虽然小巧，可是却生得扁平。不过，她很注重自己的容貌，向往轻松愉快的生活，踌躇满志地要为自己捞些物质利益。她是个装备不全的小骑士，到那座神秘的城市去闯荡世界，心中浮想联翩，不着边际地做着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的迷梦，让那翻然悔悟的城市跪倒在一个女人的石榴裙下。

“嗨，”一个声音在她耳旁说道，“那可是威斯康星州最美丽的一个游览胜地。”

“是吗？”她怯生生地应了一声。

此刻，火车正在驶出沃基肖的地界。她早就知道背后有个男人，觉得那人在盯着她的头发瞧。那个男人一直都坐立不安，她凭着直觉感到他对她发生了某种兴趣。少女的矜持以及在此种情况下所应有的感觉，使她退避三舍，拒绝和对方套近乎。但那人经验丰富，在这方面曾屡屡得手，况且大胆而富于魅力，最后终于占了上风。她对他做出了反应。

他身子向前，将胳膊肘搭在她的椅背上，娓娓动听、口若悬河地

讲了起来。

“是的。这是芝加哥人喜欢光顾的游览胜地，饭店都非常棒。你对这一带不熟悉吧？”

“哦，不，这一带我熟悉。”嘉莉答道，“我是说，我住在哥伦比亚市。不过，这个地方我倒是从未来过。”

“如此看来，你这是第一次到芝加哥喽。”他说。

这段时间里，她以眼角的余光了解了那人的一些特征。他面颊红润，长着一撇小胡子，头戴一顶灰颜色的弯檐软呢帽。此刻，她转过身来，正面对着他，自卫和卖弄风情的本能在脑子里乱哄哄地搅成了一团。

“我可没这么说过。”她说道。

“哦，”他带着一种十分讨人喜欢的表情说，装出听错了话的样子，“我还以为你说过呢。”

他这种人是到处为厂家揽生意的推销员，当时的时髦语言起初称之为“吹鼓手”，还可以给他冠以一个更新潮的名称——“情种”。这一名称在一八八〇年的美国人中颇为流行，简单扼要地描绘出了这类人的形象，说明他们在着装和举止上处心积虑地要赢得脆弱的年轻女性的芳心。他穿着一套棕色方格花呢西装，这种衣服当时很新潮，但后来就司空见惯了，成了上班时穿的衣服。他的背心领口开得很低，露出浆硬的白底粉红条子衬衫的前胸。上衣袖口露出一双和衬衫花纹相同的亚麻布袖口，上缝镀金大平扣，镶缀着一种人称“猫儿眼”的黄玛瑙。他手指上戴着好几枚戒指，其中有一枚是经久耐用的沉甸甸徽章戒；背心上垂着一条精致的金表链，链上系着“麋鹿会”^①的内部徽章。整套衣服都非常贴身，配着擦得锃亮的厚底褐色皮鞋以及那顶灰颜色的弯檐软呢帽。他所表现出的才智使他颇具魅力，我们可以断言，嘉莉第一眼就把他的可取之处尽收眼底了。

① 麋鹿会是美国的慈善机构。

请允许我记录下他那最成功的举止、最成功的手段的一些颇为显著的特点，免得这类人就此湮没无闻。第一重要的要数漂亮的衣服，没有这些他一文不名。第二要素是体格强健，对女人性欲勃发，心里既不考虑生活琐事，也不考虑世界上的大事，对财富缺乏欲望，对声色犬马却贪得无厌。他的手段一贯简单，要领是大胆进攻，当然其中支撑的力量是对异性炽烈的欲望和爱慕之心。尽管跟一位年轻佳丽萍水相逢，他也会走上前套近乎，用一副熟人的面容，不无死乞白赖的成分，最后八成被对方宽容地接纳。假如佳丽稍显轻浮，他便趁势为她正一正领饰，要是对方“吃”他那一套，他就直呼芳名。逛百货商场时，他会斜倚在柜台上跟女售货员调情，问些别有意味的话。在人较少的圈子里，如在火车上或者候车室里，他的进攻便从容一些。如果一个从外表上看容易到手的猎物出现，他便大献殷勤——趋前打招呼问安，为佳丽拎手提箱，引领她到车厢入座；倘若没得逞，他就在佳丽的邻座坐下，希冀在佳丽抵达目的地之前把她追到手。拿枕头、送书、放脚凳，这些都是他能够效力的事情。如果佳丽到了站，而他却没有下车为之提行李，那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显然已遭到失败。有朝一日，应该有哪位女性写一整本《服饰哲学》。不管多年轻，这种事情她是完全熟悉的。男人的服饰中有一条难以形容的细细的分界线，根据此线她可以区分哪个男人值得一顾，哪个不值得她一看。一个男子到了分界线以下的位置，便得不到她的垂青了。男装还有一条线，此线可以使她转而注意自己的装束。嘉莉此时在邻座的那位男子身上就看到了这条线，大有相形见绌之感。自己身上那镶着黑布边的简朴的蓝衣裙，现在看来成了褴褛的衣衫。脚上的鞋子也显得破旧不堪。

“让我想想，”那男子侃侃而谈，“你们城里我认识不少人哩，像服装店老板摩根洛和丝绸店老板吉布森啦。”

“哦，是吗？”嘉莉回想起自己曾流连于那琳琅满目的橱窗，于是不由插口说道。

对方终于发现了她的兴趣所在，于是便娴熟地顺藤摸瓜。没过几

分钟，他就走过来和她坐在了一起。他谈服装销售，谈他的旅行，谈芝加哥以及芝加哥的快乐生活。

“你到了那儿，一定会非常开心的。你那儿有亲戚吗？”

“我去看望我的姐姐。”她解释道。

“你一定要去逛逛林肯公园，”他说，“还要去密歇根大道看看。那儿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不次于纽约，壮观得很。景物叫你目不暇接——剧院、人流、漂亮的房屋……啊，你一定会喜欢的。”

她想象着他所描绘的场景，心里不禁隐隐作痛。那场景宏观壮丽，而她自己却如此寒碜，这些微微刺痛了她。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会轻松愉快，不过从他展示的前景她还是看见了希望之光。此人衣着体面，对她殷勤可亲，令她芳心大悦。他说她有点像一位走红的明星，她听后嫣然一笑。她并不傻，可这种吹捧还是有些作用的。

“你要在芝加哥待一段时间吧？”在轻松地聊了一阵之后，他话头一转问道。

“说不上来。”嘉莉模棱两可地答道。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想到自己也许还找不上工作哩。

“不管怎样，总要待几个星期吧。”他说话时，眼睛死死盯住她的双眸。

现在二人之间的交流已经超过了语言所蕴含的内容。他看到了她美丽迷人的气质，而她发现他对她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叫一个女人既高兴又害怕。她的言谈举止不加粉饰，因为她还未学会女性用于掩饰真实感情的繁杂的小伎俩。她在行为上就显得大胆了。假如身边有一位聪明的女伴，一定会提醒她万不可如此直白地盯着一个男人的眼睛看。

“为什么问这个？”她说。

“哦，我要在那儿住几个星期，要查查货栈里的货物，取些新的样品。此间可以带你四处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我是说不知道我是否能去。我要住在姐

姐家，要是……”

“哦，如果她不愿意，那就再安排。”他掏出铅笔和一个小日记本，好像一切都谈妥了一样，“你们的地址呢？”她摸索着装有地址的钱包。他则伸手从屁股口袋里取出一个鼓囊囊的钱夹，里面满满当当装着单据、旅费报销凭证以及钞票。这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前对她献过殷勤的男人，还没一个能掏出这么厚的钱夹。说实在的，她以前从未如此近距离接触过经多识广、见过大世面的男人。他的钱夹、闪闪发亮的皮鞋、漂亮的新西装以及他行事的气派，为她勾画出了一个朦朦胧胧、以他为中心的花花世界。于是，她对他便有了好感，不管他有什么企图了。

他取出一张精美的名片，上面印着“巴特利特-卡约公司”，左下角印着“查斯·赫·杜洛埃”。

他把名片放入她的手中，指着他的名字说：“这是我的名字，念‘朱-埃’。从我父亲那边讲，我是法国人。”

嘉莉看名片时，他收起了钱夹，然后从外衣口袋取出一扎信，抽出一封说道：“我为这家商号做推销。”他边说边指着信纸上的图案，“在斯泰特街和湖滨大道的转弯处。”他的声音里流露出自豪，觉得跟这样的地方有联系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他让她也产生了这种感觉。

“你们的地址呢？”他把刚才的问题又问了一遍，握好铅笔准备记录。

她望了望他的手，然后一字一字地说道：“嘉莉·米贝。西范布伦大街三百五十四号，斯·克·汉森转。”

他仔细做了记录，接着又取出了钱夹。“星期一晚上我去找你，你在家吗？”他问。

“大概会在家吧。”她回答。

话语只是我们内心世界模糊的影子，它是有声的小链条，把无声的、宏大的情感和意图串连在一起。这两个人简短地交谈几句，掏掏钱夹，看看名片，但双方都意识不到各自内心的真实感情是多么难以

表达清楚。双方都没有聪明到能够掌握对方心中所思的程度。他说不清他的勾引是怎样大功告成的。而她直到说出了自己的地址之后，方才意识到她在愈陷愈深。她此刻才感觉到自己失去了某样东西——他却赢得了一场胜利。两人都觉得他们之间产生了某种联系。他在谈话中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言语轻松自如。而她的态度松弛随和。

火车逐渐驶近芝加哥，到处可见星星点点的信号牌从车旁闪过。穿过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时，他们看到行行电线杆纵横田间，延伸至那座大城市。远处出现了城郊小镇的迹象，可见一些高大的烟囱直插云间。不时可以看到两层的木板房兀自耸立在空旷的田野上，像是那愈来愈近的大片楼群的孤零零的前哨。

对于儿童，对于富有想象力的天才，或者对于足不出户的人来说，第一次接近大城市是件奇妙的事情。尤其是在傍晚，这一光暗交替，生活从一种气氛或状况转入另一种的神秘时刻。啊，夜晚将给我们带来希望，为疲倦的人们提供一切方便！希望的幻景此刻一遍遍复映！辛苦劳作的人在心里自言自语地说：“我就要自由了。我将加入到欢乐的人群中与他们共享喜悦。街道、电灯以及通明的餐厅，都属于我。戏院、舞厅、宴会、休息场所以及欢快的生活——这一切在夜里都属于我。”虽然人们仍关在车间里劳动，但激动的气息破墙而出，弥漫在空气中。最麻木的人也产生了一种他们不一定能说得清道得明的感觉，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嘉莉妹妹凝视着窗外。人的情绪就是这么容易受感染，她的旅伴见她一副心驰神往的样子，不由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新的兴趣，把种种胜景指给她看。

“这儿是芝加哥的西北部，”杜洛埃说，“这是芝加哥河。”他朝着一条浑浊的小河指了指，那儿黑黝黝的河岸边依傍着一片来自远方水城的大帆船。火车喷出一股气来，发出一阵“叮当”响，铁轨隆隆轰鸣，小河立时不见了。“芝加哥将会成为一个大城市，”他继续说道，“真是奇迹。你会发现那儿有许多值得一看的地方。”

这些话她都没有听清楚。一阵恐惧袭上心头，使她很是不安。她孤身一人远离家门，一头扎入生活的汪洋大海中挣扎谋生，这时她才开始感到害怕。她不由觉得有点透不过气来，心脏急速跳动，令她头晕目眩。她半合上眼睛，力图把困境置之度外，一心只想着哥伦比亚市离这儿仅咫尺之遥。

“芝加哥到了！芝加哥到了！”司闸员一声吼叫，“砰”地打开了车门。火车正在驶入一个比较拥挤的车场，那儿人声鼎沸，乱哄哄的。她开始收拾她那可怜巴巴的小旅行包，用一只手攥紧钱包。杜洛埃起身踢踢腿把裤腿弄展，拎起了他洁净的黄色提包。

“我想你家里人会来接你吧？”他说，“让我替你包拎上。”

“哦，不，”她说，“你还是别拎的好。见到我姐姐时，你最好别和我待在一起。”

“好吧。”他和颜悦色地说，“不过，我不会走远的。万一她没来，我可以安全地把你送回家。”

“你真是太好了。”嘉莉说。她觉得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能得到这样的关怀实在不错。

“芝加哥到了！”司闸员拖长声调高声喊道。火车开到了一个阴暗的巨大候车篷下，那儿已经开始亮起灯光，四处散放着一节节的车厢。这时，火车减慢速度，缓缓移动。火车上的旅客们都站了起来，拥挤在车门口。

“嗨，到站啦。”杜洛埃说着，引路向门口走去，“再见。星期一我找你。”

“再见。”她握住他伸过来的手说。

“别忘了，我在看着你呢，要等着你找到你的姐姐。”

她望着他的眼睛嫣然一笑。

二人一前一后下了车，他装出一副不认识她的样子。一位脸孔瘦削、貌不出众的妇女在站台上看到嘉莉，急步走了过来。

“嗨，嘉莉妹妹！”她说道，随即敷衍地拥抱嘉莉表示欢迎。

嘉莉马上就觉察到感情的氛围发生了变化。在这纷乱、喧嚣和陌生的环境里，她感到冷酷的现实摆在了她面前。这是一个没有光彩和欢乐的世界，谈不上生活的享乐。她姐姐梅妮身上印着谋生和干家务活所留下的辛酸。

“家里人都好吗？”梅妮启口问道，“爸爸和妈妈好吗？”

嘉莉嘴里回答着，但眼睛却望着别处。杜洛埃站在走廊那边，再往前就是通向候车室和街道的大门了。他回过头望了望，瞧见她在朝他看，而且见到了她姐姐，他便送过来一个笑脸，转身走了。只有嘉莉看到了那微笑。他一走，她便感到若有所失。待到他不见了踪影，她心里涌起了一阵惆怅。和姐姐在一起，她觉得十分孤独，像一个孤零零的人落入了汹涌无情的大海。

第二章

贫困威胁着意志

梅妮家的“公寓”（当时对位于同一层楼上的套间都这般称呼）地处西范布伦街的工人和职员住宅区。这些居民搬来之后，仍有人源源不断前来，平均每年增加五万人口。梅妮家住在第三层楼，从前边的窗户能俯瞰大街。到了夜晚，各家杂货店里都灯火通明，大街上可见孩子们嬉戏玩耍。马车上的小铃铛响起一串清脆的声音，继而又消失，在嘉莉听来，那声音既悦耳又新奇。梅妮把她引进前边的房间，她就在那儿观望华灯普照的街道，聆听各种各样的声音，欣赏街上行人的活动，以及欣赏这座向四面八方绵延数英里的大城市所发出的嗡嗡声。

梅妮在一阵寒暄之后，便把婴儿交给嘉莉，自己去张罗晚饭了。丈夫汉森问了几句话，就坐下来看晚报。他沉默寡语，生在美国，父亲是瑞典人；眼下在原料场当冷藏车清洁工。小姨子在不在这个家，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她的出现对他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说的唯一一句入题的话，是关于在芝加哥找工作这件事。

“这地方很大，”他说，“用不了几天，你会找到位置的。人人都有工作干。”

意思虽未挑明，但不言而喻：她必须去工作，挣来钱付膳宿费。他生性节约勤俭，在遥远的西区按分期付款的方式订购了两块地皮，已经交了几个月的钱。他踌躇满志，打算有朝一日在那儿盖一幢房子。

趁着姐姐张罗晚饭这段时间，嘉莉在屋里打量起来。她略具观察事物的天赋，而且具备每个女性都富有的直觉。

她感觉得到，姐姐家过的是一种贫寒拮据的生活。各个房间墙上

糊的壁纸，格调都很不协调；地板上铺着席片；大厅里铺着一块破破烂烂的薄地毯。可以看得出，这里的家具全是分期付款商店兜售的那种匆匆拼凑的次品。

她怀里抱着婴儿，和梅妮坐在厨房里。后来婴儿哭闹起来，她就来回走动，口中哼着催眠曲。汉森被吵得看不成报，便走过去把婴儿抱了去。他的天性中讨人喜欢的一面此刻显露出来。他是一个有耐心的人，看得出他十分宠爱自己的骨血。

“乖乖，乖乖，”他边踱步边说，“听话，宝贝。”他的声音里明显地夹带着一些瑞典口音。

“你是不是想先参观一下城市？”吃饭时，梅妮这样问道，“那好，我们星期天去逛林肯公园。”

嘉莉注意到汉森对此一言不发。他似乎在考虑别的问题。

“噢，”她说，“我想我明天可以去转转。星期五和星期六我都没事，时间不难安排。商业区在哪个方向？”

梅妮开口欲解释，但丈夫却把话头抢了过去。

“在那边，”他指指东方说，“那是东面。”随后，他就芝加哥的地形大谈特谈起来，说话时间之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你最好到富兰克林街上的那些大工厂里瞧瞧——就在河对岸。”他最后说道，“有许多女孩子都在那里工作。同时，你回家很方便，路程不太远。”

嘉莉点点头，接着向姐姐打听附近一带的情况。梅妮压低声音，把自己仅知的一点情况都告诉了她。这段时间里，汉森一直在招呼婴儿。最后他一跃而起，将孩子递给妻子。

“明天我得起个大早，所以现在得睡觉去了。”他说完便走了，消失在大厅尽头的那间黑暗的小卧室里，睡觉去了。

“他要赶很长一段路到原料场上班，”梅妮解释说，“所以五点半就得起床。”

“你什么时候起来做早饭？”嘉莉问。

“五点四十左右。”

姐妹二人一起干扫尾工作，由嘉莉洗碗碟，梅妮给婴儿脱衣服，安顿他睡觉。梅妮手脚勤快，动作训练有素，嘉莉看得出这是她终日辛苦劳作的成绩。

她开始意识到，她必须中断和杜洛埃的关系，不能让他到这里来。从汉森的态度，从梅妮那压抑的神情乃至整个家里的气氛来看，除去按部就班地不停地干活，其他任何活动都会遭到坚决抵制。如果汉森天天晚上坐在前边的房间里看报，九点钟按时睡觉，而梅妮稍迟一些也上床安歇，那他们会怎样要求她呢？她明白，自己必须先找份工作，能够支付生活费用，然后才可以考虑找朋友的事情。她和杜洛埃之间的那一番调情，现在看起来似乎成了非分之举。

“不，”她心里说，“不能让他来这儿。”

她问梅妮要来笔墨，这两样东西都放在餐厅里的壁炉架上。待梅妮十点钟上了床，她就取出杜洛埃的名片给他写信。

“我不能让你来家里看我。你必须等待，等着我再给你写信。我姐姐家的地方太小了。”

她搜索枯肠，不知往信里再写些什么。她想提提他们在火车上建立的关系，但感到太难为情。结尾处，她以坦率的词句感谢了他对她的照顾。接着，她又拿不准该用什么格式署名，最后决定用“你忠实的”这一严肃的结束语，可继而又换成了“你真诚的”。她封了信封，写好地址，走进前边的房间，那儿靠墙有一个凹处安放着她的床。她把一个小摇椅拉到敞开的窗前，向外眺望夜景和街景，默然遐想。最后想累了，就坐在椅子上发起呆来。她觉得该睡觉了，便换了睡衣躺到了床上。

第二天早晨八点她醒来时，汉森已经走了。姐姐正在兼作餐厅的起居室里忙着针线活。她穿好衣服，动手为自己弄了点饭吃，然后和梅妮商量到哪儿去找工作。自上次和嘉莉分别，梅妮变化相当大。她现年二十七岁，虽然身子骨结实，但面容消瘦，人生观处处受到丈夫的影响。她对享乐和责任的看法日趋狭隘，甚至比孤陋寡闻的少女时代还要褊狭。她邀请嘉莉前来，倒不是因为渴望见到嘉莉，而是因为嘉莉在家